經傳釋詞

經傳釋詞序

經傳中實字易訓虛詞難釋顏氏家訓雖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古聖賢經傳之詞氣最爲近古然說文惟𣃍特造之字如亏白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雖爾雅所釋未全讀者多誤是以但知攸訓所而不知同迪攸與由同由迪古音相轉迪音當如滌滌之从攸笛之从由皆是轉音故迪攸音近也釋名曰笛滌也但見言訓我而忘其訓間爾雅言間也郎詞之間也雖以毛鄭之精猶多誤解何況其餘高郵王氏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終風諸說每爲解頤乃勸伯申勒成一書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釋詞十卷元讀

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而共證此快論也元昔教浙
士解經曾謂爾雅坎律銓也爲畋聿詮也字之訛辛楣
先生韙之又謂詩鮮民之生書惠鮮鰥寡鮮皆斯之假
借字詩綢直如髮如當解爲而髮乃實指其髮與笠同非比語傳箋竝誤老
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爲隹同惟之訛老子夫惟二字相連爲辭者甚
多若以爲佳則當云不祥之事不當云器若此之疇學者執是書以求之當
不悖謬於經傳矣論語曰出辭氣斯遠鄙倍可見古人
甚重詞氣何況絕代語釋乎
嘉慶二十四年小寒日阮元書於贛州舟次

語詞之釋肇於爾雅粵于爲曰茲斯爲此每有爲雖誰昔爲昔若斯之類皆約舉一隅以待三隅之反蓋古今異語別國方言類多助語之文凡其散見於經傳者皆可比例而知觸類長之斯善式古訓者也自漢以來說經者宗尚雅訓凡實義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語詞之例則略而不究或即以實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如由用也猷道也而又爲詞之於若皆以用與道釋之則何書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大誥猷爾多邦皆文義不安矣此舉一以例其餘後皆放此攸所也迪蹈也而又爲詞之用若皆以所與蹈釋之則何書之各迪有功豐水攸

同毛詩之風雨攸除鳥鼠攸去皆文義不安矣不弗也否不也丕大也而又爲發聲與承上之詞若皆以弗與大釋之則尙書之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我生不有命在天否則侮厥父母毛詩之否難知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禮記之不在此位也皆文義不安矣作爲也而又爲詞之始與及若皆以爲釋之則尙書之萬邦作乂作其即位皆文義不安矣爲作也而又爲詞之如與有與與與於若皆以作釋之則左傳之何臣之爲晉語之稱爲前世穀梁傳之近爲禰宮管子之爲臣奴乎孟子之得之爲有財皆文義不安矣又如如若也而又爲詞之而

與乃與當與與若如也而又爲詞之其與而與此與惟
曰言也而又爲詞之欥謂言也而又爲詞之爲與與與
如與柰云言也而又爲詞之有與或與然寧安也而又
爲詞之乃能善也而又爲詞之而與乃無不有也而又
爲詞之發聲與轉語有不無也而又爲詞之爲卽就也
而又爲詞之則與若與或則法也及至也而又爲詞之
若茲此也而又爲歎詞嗟歎詞也而又爲語助彼他也
而又爲詞之匪匪非也而又爲詞之彼咫八寸也而又
爲詞之只允信也而又爲詞之用終盡也而又爲詞之
旣多衆也而又爲詞之祇適徂逝皆往也而適又爲詞

之啻徂又爲詞之及逝又爲詞之發聲思念也居處也夷平也一數之始也而又皆爲語助曷詞之何也而又爲何不盍何不也而又爲何於詞之于也而又爲爲爲與爰詞之曰也而又爲與安詞之焉也而又爲乃爲則爲於是焉詞之安也而又爲於爲是爲於是爲乃爲則惟詞之獨也而又爲與爲及爲雖雖不定之詞也而又爲惟矧詞之況也而又爲亦亦承上之詞也而又爲語助且詞之更端也而又爲此之詞之是也而又爲於爲其爲與凡此者其爲古之語詞較然甚著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雖舊說所無可以心知其意者也引

之自庚戌歲入都侍大人質問經義始取尚書廿八篇紬繹之而見其詞之發句助句者昔人以實義釋之往往詰鞫爲病竊嘗私爲之說而未敢定也及聞大人論毛詩終風且暴禮記此若義也諸條發明意恉渙若氷釋益復得所遵循奉爲稽式乃遂引而伸之以盡其義類自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徧爲搜討分字編次以爲經傳釋詞十卷凡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補之誤解者正之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非敢舍舊說而尚新奇亦欲窺測古人之意以備學者之采擇云爾嘉慶三年二月一日高郵王引之敘

經傳釋詞弟一
與　因
已　用
猶　允
由　於
繇　于
經傳釋詞弟二
爰　安
粤　焉
曰　爲

欥音聿　謂

經傳釋詞弟三

惟　亦

云　伊

有　夷

或　洪

抑　庸

一　台音飴

經傳釋詞弟四

惡音烏　歟

俟　邪以遮反
遐　也
號音豪　矣
曷　乎
盍　俞
詎　於音烏
行　猗
況　噫
鄉音向　嘻
汔音迄　吁

經傳釋詞弟五

孔　及
今　其
羌　其音記
憖魚覲反　其音姬
言　居
安　詎
可　固
幾　故
祈　顧

豈　苟
蓋　皐
厥

經傳釋詞弟六

乃　當
寧　儻
能　殆
徒　誕
獨　迪
奈　直

那　疇
都

經傳釋詞弟七
而　耳
如　仍
若　聊
然　來
尒今作爾

經傳釋詞弟八
雖　作

肆　曾

自　曾音層

茲　朁音慘

斯　哉

些　載

思　則

將　即

且　嗞音茲

且子余反　齎今作咨

徂　呰音紫

經傳釋詞弟九

終　適
誰　識
孰　屬音燭
者　止
諸　所
之　矧
旃　爽
是　庶
時　尙

寔　逝

只　率

曾　式

祇音支

經傳釋詞弟十

彼　非

末　匪

蔑　無

比　罔

溥　微

毋　勿

不　夫音扶

經傳釋詞弟一

高郵王引之

與

鄭注禮記檀弓曰與及也常語也

與猶以也易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禮記檀弓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言以賓主夾之也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言必以公士爲擯也（義見上文）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論語陽貨篇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

以事君也孔傳曰言不可與事君皇疏曰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皆非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與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後漢書李法傳法上疏諫坐失官免爲庶人還鄉里人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法之言如此是不說人與以無罪而以鄙夫自貶且自謂其不可以事君也然則法之意亦謂鄙夫不可以事君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則明矣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變與與言以正經皆用令

與

史記袁盎傳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漢書與作以

與

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揚雄傳曰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文選羽獵賦與下有之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與亦以也古文耳

家大人曰、與猶爲也。此爲字讀平聲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名與多與之、其實少、言名爲多與之、而其實少也。周策曰、秦與天下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言秦爲天下所疲也。今本作秦與天下俱罷、俱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辯見讀書雜志秦策曰、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言爲句踐所禽也。

家大人曰、與猶爲也。此爲字讀去聲孟子離婁篇曰、所欲與之聚之、言民之所欲、則爲民聚之也。秦策曰、或與中期說秦王曰、鮑本如是、姚本與作爲言爲中期說秦王也。楚策曰、秦王令芈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言吾爲子

出兵也。又漢書高祖紀，漢王為義帝發喪，漢紀為作與。家大人曰，與猶謂也。大戴禮夏小正傳曰，獺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與之獸，謂之獸也。來降燕乃睇室。今本脫室字，據傳文補。其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與之室，謂之室也。曾子事父母篇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不非也，與謂也。言禮在由其大者，非謂由其小者而已也。李善本文選報任少卿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亾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言世人不謂我能死節也。漢書司馬遷傳作不與能死節者比，並同。本文選作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增改，辯見讀書雜志。

廣雅曰、與如也、大戴禮四代篇曰、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與如也、言事必如其食、食必如其位也、晏子春秋問篇曰、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與亦如也、言將正行而遺民乎、如其持民而遺道乎也、墨子兼愛篇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猶又如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引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凡上言與其下言寧者放此禮記檀弓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凡上言與其下言不若者放此與其皆謂如其也或但謂之與晉語曰與余以狂疾賞也宋本如是今本作是以狂疾賞也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不如猶孟子萬章篇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呂氏春秋貴直篇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史記魯仲連傳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也閔元年

左傳曰、猶有令名、與其及也、王肅注曰、雖去猶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又後漢書皆與傳傳曰徵趾適臧獄云其思何與斯人追欲表悵何與猶何如也、二年傳曰、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晉語作況其危身於狄以起禍於內也況比也比亦如也杜注曰、言孰與危身以召罪、孰與猶何如也、秦策曰、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田文之賢、對曰、弗如也、齊策曰、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趙策曰、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辯見讀書雜志是孰與卽何如也、故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

璞注曰、與猶如也、

與語助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與語助也、與有幾三字連讀、釋文曰、其人能靖者與音餘絕句、失之、襄二十九年曰、是盟也、其與幾何、又昭元年曰、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又曰、叔向問子晳於行人揮、對曰、其與幾何、又晉語曰、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又曰、郤子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楚語曰、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曰、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幾何也、韋注、與辭也、晉語曰、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言將幾人也、韋注、與辭也、又昭十七年左傳曰、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曰、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

何辭之與有、言何辭之有也、晉語曰、亾人何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越語曰、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又孟子滕文公篇曰、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與字皆是語助、無意義也、

㠯 以 已

㠯或作以、或作已、鄭注禮記檀弓曰、以與已字本同、

以、語詞之用也、書堯典曰、以親九族、是也、常語也、

漢書劉向傳注曰、㠯、由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曰、怨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以亦由也、此亦常語、

玉篇曰以爲也詩瞻卬曰天何以刺言天何爲刺也凡經傳言何以若此者皆謂何爲若此也亦常語

以猶謂也禮記檀弓曰曾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言吾謂將爲賢人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釋文曰郈孫以可絕句勸勸公逐季氏也言臧孫謂難郈孫謂可也齊策曰臣之妻私臣臣之妻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言皆謂美於徐公也

廣雅曰以與也書般庚曰爾忱不屬惟胥以沈某氏傳曰相與沈溺詩江有汜曰不我以擊鼓曰不我以歸

柔曰不胥以穀儀禮鄉射禮曰主人以賓揖又曰各以其耦進大射儀曰以耦左還箋注竝曰以猶與也禮記檀弓曰吾未嘗以就公室注曰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易鼎初六曰得妾以其子言得妾與其子也詩小明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言式穀與汝也（箋訓以爲用失之）禮記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言示易與敬也襄二十年左傳曰賦常棣之七章以卒言賦七章與卒章也二十九年曰樂氏其以宋升降乎言與宋升降也論語微子篇曰而誰以易之言誰與易之也詩江有汜曰不我以不我與旄邱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

其久也必有以也（傳曰必以有功德失之）以亦與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形勢篇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譕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呂氏春秋樂成篇曰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皆以與以互文故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今文以爲與越語節事者與地史記越世家與爲以呂氏春秋精諭篇人可與微言乎淮南道應篇與爲以權動篇不穀無與復戰矣說苑敬慎篇與爲以燕策得賢士與共國史記燕世家與爲以以猶及也易小畜九五曰富以其鄰虞翻注曰以及也（泰六四謙六五並曰不富以其鄰）泰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言及其彙

也、否初六同、剝初六曰、剝牀以足、六二曰、剝牀以辨、六四曰、剝牀以膚、言及足及辨及膚也、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句、言及其國君也、王弼訓以爲用、云、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失之、此家大人說、周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言無及萬夫也、

以猶而也、易泰六四曰、不戒以孚、猶繫辭傳言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書牧誓曰、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金縢曰、天大雷電以風、隱九年左傳曰、大雨霖以震、禮記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

如夘以榮閔二年左傳曰親以無災又何患焉昭二十年曰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晉語曰狐偃惠以有謀趙衰文以忠貞賈佗多識以恭敬吳語曰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曰戎衆以無義以新而也僖二十一年傳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是其證何注曰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失之論語爲政篇曰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以字並與而同義易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禮記聘義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昭十一年左傳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以亦而也互文耳

已既也常語也鄭注考工記曰已太也甚也亦常語也或作以文五年左傳嬴曰以剛是也

爾雅曰已此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已字承上文而言言此而不知其然也養生主篇曰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言此而爲知者也郭象注曰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非是此戴氏東原說淮南道應篇曰已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閒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無不也言此雖不除其患也此邵氏二雲說或作以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以此也指上文而言

也、辟、君也、言對揚此君之勤大命、著之於烝彝鼎也、鄭讀對揚以辟之爲句、云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失之、君命謂之勤大命、猶雅誥言文武勤教也、鄭以勤大命爲行君之命、亦失之、此家大人說、下同、射義引詩曰、大夫君子、凡以庶士、亦言凡此庶士也、

顏師古注漢書宣帝紀曰、已、語終辭也、書洛誥曰、公定予往已、禮記檀弓曰、生事畢而鬼事始已、盧植注曰、已者辭也、見通典禮六十四、已爲語終之詞、則與矣同義、連言之則曰已矣、論語曰、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也、學而八佾二篇、猶乎與哉同義、而連言之則曰乎哉也、

已、歎詞也、書大誥曰、已、予惟小子、某氏傳曰、已、發端歎

辭也、漢書翟義傳作熙、顏師古注曰、熙歎辭、康誥曰、已、女惟小子、又曰、已、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梓材曰、已、若茲監、洛誥曰、已、女惟沖子、莊子庚桑楚篇曰、已、我安逃此而可、義竝同也、

猶

禮記檀弓注曰、猶、尙也、常語也、

詩小星傳曰、猶、若也、亦常語也、字或作猷、爾雅曰、猷、若也、猶爲若似之若、又爲若或之若、禮記內則曰、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鄭注曰、猶若也、襄十年左傳曰、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若有鬼神也、

猶、猶均也、物相若則均、故猶又有均義、襄十年左傳曰、從之將退、不從亦退、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猶將退、均將退也、論語堯曰篇曰、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猶之與人、均之與人也、燕策柳下惠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猶且黜、均將黜也、

詩陟岵曰、猶來無止、傳曰、猶可也、字或作猷、爾雅曰、猷可也、

由　猶　攸

廣雅曰、由、以、用也、由以用一聲之轉、而語詞之用亦然

見用字下

字或作猶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曰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莊四年公羊傳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猶亦與由同或作攸其義一也其作猶者書盤庚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猶猶用也言先王敬謹天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安土重遷則是不知天命故下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也某氏傳訓猶為尙失之此家大人說詳見經義述聞下同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言古之人用相訓告相保惠相教誨也其作攸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攸猶用也言陽鳥之地用是安居也林之奇尙書全解曰諸儒之說皆以陽鳥為雁竊獨疑之此篇所敘治水詳見於九州之下者莫非地名此州上言彭澤下言三江震澤獨於此三句中言雁非惟文勢不稱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夫雁之南翔乃其天性豈其洪水未平遂不南翔乎古

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邱之類多矣左昭二十年公如从鳥杜注衛地名又鄭有鳴雁在陳留縣漢北邊有雁門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桑林說是也居宅也陽鳥攸居猶言三危既宅耳陽鳥之地年代曠隔莫知所在不得因此而謂其非地名也胡氏朏明乃以爲適當鴻雁來賓之時即所見而紀其事夫禹八年治水所見鳥獸多矣倘即所見而紀之則禹貢豈止區區數策哉胡氏又曰陽鳥攸居與桑土既蠶三苗丕敘一例不必以爲地名案彼皆記治水之功雁之棲宿於禹績何與乎雁名陽鳥書無明文說者誤以陽鳥爲鳥因附會彭蠡既豬之文又牽合以鴻雁南翔之說耳其不足信亦明矣原其所以誤者蓋但知爾雅有攸所也之訓以爲經言陽鳥所居則所居者爲彭蠡而居之者爲水鳥矣不知禹貢多以既攸二字相對爲文攸猶用也言陽鳥之地用是安居也與他處攸訓爲所者不同

又曰漆沮既從豐水攸同又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義竝同也洪範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言彝倫用斁，彝倫用敍也。金滕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言茲用俟也。大誥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圖功，大功也。言曷不于前寧人大功用終也。上文曰：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又曰：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圖功即大功也。寧考圖功，即此所謂前寧人圖功也。傳訓圖為謀，攸為所，皆失之。以下攸字並同。又曰：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言曷敢不于前寧人用受休畢也。洛誥曰：無若火始炎炎，厥攸灼敍，弗其絕。言厥用灼也。多士曰：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言惟爾多士用服奔走也。無逸曰：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非民用訓，非天用若也。詩蓼蕭曰：萬福攸同。采菽同。言萬福用同也。箋曰

攸所也失之下竝同斯干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言風雨用除鳥鼠用去君子用芋也又曰君子攸躋又曰君子攸寧義竝同也楚茨曰報以介福萬壽攸酢言萬壽用酢也緜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言戎醜用行也棫樸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言髦士用宜也儀禮士冠禮髦士攸宜義同鄭注攸所也亦失之旱麓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言福祿用降也鳧鷖福祿攸降同靈臺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言麀鹿用伏也文王有聲曰四方攸同王后維翰言四方用同也旣醉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用攝也泮水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言淮夷用服也猶攸二字與由同聲而相

通皆語詞之用也說經者見猶字則釋之爲尚見攸字則釋之爲所皆望文生訓而非其本指而史記夏本紀宋世家於陽鳥攸居豐水攸同彝倫攸斁彝倫攸敘悉以所字代之蓋古義之湮由來久矣

攸猶所以也書洪範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王肅注曰我不知常倫所以次敘此攸字與下文彝倫攸斁攸敘異義史記宋世家作我不知其常倫所序亦失之大誥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某氏傳曰往求我所以濟渡是也

攸語助也書盤庚曰女不憂朕心之攸困言不憂朕心之困也某氏傳訓攸爲所失之下竝同洪範曰予攸好德言予好德也

史記作予所好德失之又曰四曰攸好德言四曰好德也詩皇矣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言執訊連連馘安安也毛傳攸所也失攸之攸皆語助耳字亦作猷盤庚曰女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言汝黜乃心也傳訓猷爲謀失之下同又曰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言不與予一人同心也猷亦語助耳

繇　由　猷

爾雅曰繇於也繇由猷古字通爾雅釋水釋文曰繇古由字莊十四年左傳正義曰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猷卽猶字也詩巧言秩秩大猷漢書敘傳作繇書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由亦于也言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別與徧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詩抑曰無易由

言箋曰由於也禮記雜記曰客使自下由路西鄭注曰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詩君子陽陽篇左執簧右招我由房疑亦謂招我於房也傳曰由用也箋曰由從也皆於義未安

馬融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鄭王本繇作猷漢書翟義傳王莽倣大誥曰大誥道諸侯王並用爾雅繇道也之訓馬鄭王訓同以釋文正義知之引之案大誥道爾多邦文義不順猷於也大誥猷爾多邦者大誥於爾多邦也經文本自明白祇緣訓猷爲道於義未安致令後人妄改其始改也升猷字於誥字之上某氏傳曰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是也其再改也又升猷字於大字之上正義曰此本猷在大上是

也其他緣例而改者一改而復脫者一多士曰王曰猷告爾多士多方曰王曰烏呼猷告爾有多方士傳並曰以道告之蓋俱是告猷而晚出古文改爲猷告矣此緣例而改者也多方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傳曰順大道告四方與大誥猷爾多邦傳同則此何經文亦有大字蓋初作大告猷爾四國多方後改爲大猷告爾四國多方故解之曰順大道告四方其後則又脫大字矣此改而復脫者也大誥在多士多方前其誥猷之文馬鄭王必皆有說學者雖不悟誥猷之誤爲猷誥猶不得不覈其異同至多士多方告猷之義已詳大誥不復再

釋學者斯忽焉不察矣然以例推之可得而知也後之說書者或以歎爲發語詞或以爲歎詞皆不知文由誤倒故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也

因

因由也聲之轉也書禹貢曰西傾因桓是來常語也

因猶也亦聲之轉也楚策曰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俛啄蚊蝱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已案已字絕句因是猶是也已語

終詞也言黃雀之自以為無患亦猶之蜻蛉也下文曰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已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已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義並與此同文選詠懷詩注引延篤戰國策論云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所解雖未了而其以已字絕句甚明今本改已為以而以黃雀因是以五字連下句讀之則義不可通矣下文皆放此

用

用詞之以也一切經音義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以用一聲之轉凡春秋公羊傳之釋經皆言何以穀梁則或

言何用。桓十五年傳曰。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餘放此。其實一也。書臯陶謨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用亦以也。互文耳。

用詞之由也。詩君子陽陽傳曰。由用也。由可訓爲用。用亦可訓爲由。一聲之轉也。禮記禮運曰。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用亦由也。互文耳。

用詞之爲也。詩雄雉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言何爲不臧也。節南山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言何爲不監也。莊六年穀梁傳曰。何用弗受。亦謂何爲弗受也。用以爲皆一聲之轉。故何以謂之何用。何爲亦謂之何用。互見以爲二字下。

允

家大人曰：允，猶用也。用亦語詞，義見用字下。書堯典曰：允釐百工，言用釐百工也。某氏傳曰：允，信也。於文義未安。下皆放此。皐陶謨曰：允迪厥德，言用迪厥德也。又曰：庶尹允諧，言庶尹用諧也。庶尹用諧，猶言衆人以和。周官大司樂疏引鄭注曰：允，信也。文義未安。大誥曰：允蠢鰥寡，言用動鰥寡也。論語堯曰篇引堯曰：允執其中，言用執其中也。包咸注曰：允，信也。文義未安。襄二十一年左傳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言用出茲在茲也。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者，謂發一言、出一令，必本之於己，而後民從之，故傳釋之曰：將謂由己壹也。允出茲在茲，即出茲在茲。允，語詞耳，非謂信出茲在茲也。杜注訓允爲信，與文義不合。或曰：下文曰：信由己壹，而

後功可念也非釋允爲信乎曰非也上文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故此復申之曰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信字正承軌度其信而言非釋允字也且信由己壹云云乃通釋書詞非專釋允出茲在茲一句也哀六年傳曰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亦不以允爲信詩鼓鍾曰淑人君子懷允不忘懷思也言思之用不忘也箋曰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在信不可忘失之公劉曰幽居允荒言幽居用荒也箋曰允信也文義未安考工記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言用臻其極也鄭注曰允信也文義未安詩大明曰聿懷多福春秋繁露郊祭篇引作允懷多福此蓋出三家詩班固明堂詩亦曰允懷多福是允爲語詞也後人但知允之爲信而不知其又爲語詞故訓釋多有未安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於允釐百工

允迪厥德庶尹允諧亦皆以信字代之葢古義之失其傳久矣

允猶以也墨子明鬼篇引商書曰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言百獸貞蟲以及飛鳥也以與用同義故允可訓爲用亦可訓爲以說文曰允從儿㠯聲㠯用允一聲之轉耳

允發語詞也詩時邁曰允王維后言王維后也又曰允王保之言王保之也允語詞耳武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允文與於皇對文則允爲語詞益明泮水曰允文允武允亦語詞猶迺書言乃神乃武

乃文耳（見呂氏春秋諭大篇）箋皆訓允爲信失之

於

廣雅曰於于也常語也亦有於句中倒用者書酒誥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猶言無監於水當監於民也僖九年左傳曰入而能民土於何有言何有於土也（凡言於何有者放此）昭十九年左傳曰其一二父兄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言私謀於族也（杜注曰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文義未安）又曰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怒於室而色於市也

於猶在也（見呂氏春秋期賢篇高注）易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禮記曲禮曰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是也此亦常

詁

於猶之也昭四年左傳曰亾於不暇又何能濟言亾之不暇也十年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言唯蔡之恨也於與之同義故於訓爲之之亦訓爲於互見之字下

於猶爲也此爲字讀平聲禮記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又曰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皆謂爲其質不爲其文也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曾子事父母篇曰未成於弟也言未成爲弟也弟讀孝弟之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言成爲月也孟子離

畧篇曰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言殆爲不可也荀子正論篇曰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淖陷之今本淖譌作潮故據楊注改誤謬也見說文於爲也淖溺也楚辭七諫世沈淖而難論兮王注曰淖溺也言姦人謬爲亂說以欺愚者而溺陷之也楊倞注曰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淖之中陷之失之矣於與爲同義故姚本東周策夫秦之爲無道也秦策楚亦何以軫爲忠乎鮑本爲並作於史記張儀傳韓梁稱爲東藩之臣趙策爲作於

於猶爲也此爲字讀去聲老子曰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莊子在宥篇作故貴以

身於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於天下、卽爲天下也、今本作故貴以身於爲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此後人依老子旁記爲字、而寫者因誤合之也、老子釋文、爲于僞反、而莊子釋文無爲字、以是明之、此家大人說

於、猶如也、昭三年左傳曰、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言數如守適也、杜注曰、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莊子大宗師篇曰、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翅與啻同、言不啻如父母也、秦誓曰、不啻如自其口出、秦策曰、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言危如累卵、不壽如朝生也、燕策曰、且非獨於此也、言非獨如此也、故漢書韓長孺傳、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新序善謀篇如作於、

於語助也易繫辭傳曰於稽其類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於變與時雍對文於字釋文無音蔡沈以爲歎美辭非是又曰於予擊石拊石釋文曰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詩靈臺曰於牣魚躍於字釋文無音又曰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釋文於音烏鄭如字正義述毛亦如字今從正義下武曰於萬斯年雝曰於薦廣牡釋文於音烏鄭如字王音烏正義述毛亦如字今從正義是也

於發聲也左氏春秋定五年於越入吳杜注曰於發聲正義曰夷言有此發聲是也

於是者承上之詞常語也又隱四年左傳曰於是陳蔡方睦於衞此於是亦承上之詞而其義不同猶言當是時也桓五年傳曰於是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僖十五

年傳曰於是展氏有隱慝焉義並同也

于

爾雅曰于於也常語也亦有於句中倒用者詩崧高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又曰謝于誠歸亦言誠歸于謝也見箋

爾雅曰于曰也曰古讀若聿聿字本作欥或作曰或作聿說見欥字下聿于一聲之轉黃鳥于飛詩葛覃黃鳥聿飛也于以采蘩采蘩聿以采蘩也聿於亦一聲之轉故傳曰于於也箋曰于以猶言往以與毛異義非也若訓于爲往則下文于以用之及采蘋之于以盛之于以湘之于以奠之皆義不可通至擊鼓之于以求之則鄭亦訓爲於矣穀旦于差穀旦于逝東門之枌言穀旦聿差穀

曰聿逝也。王于興師，秦無衣。王聿興師也。王于出征，六月。王聿出征也。于疆于理，江漢。聿疆聿理也。于聿皆語詞。猶緣之適彊適理也。箋訓于為往，亦失之。聿曰古字通。故爾雅訓于為曰也。箋解穀旦于差、穀旦于逝曰，朝日善明，曰柏擇矣。朝日善明，曰往矣。解王于出征曰，王曰令女出征玁狁。則是以爾雅之于曰也，為論語子曰之曰，失其指矣。

于，猶乎也。其在句中者，常語也。亦有在句末者。管子山國軌篇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于。宋本如是，今本于譌作乎。于猶乎也。呂氏春秋審應篇曰，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于，乎也。列子黃帝篇曰，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曰，乎本又作

于莊子人閒世篇曰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曰乎
崔本作于是也又爲歎美之詞論語爲政篇孝乎惟孝
釋文及漢石經乎並作于是也
于猶爲也此爲字讀平聲詩定之方中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正義曰作爲楚邱之宮作爲楚邱
之室張載注魏都賦引詩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儀禮
士冠禮曰宜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聘禮記曰賄在
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昭十九年公羊傳曰賊未討何
以書葬不成于弑也言不成爲弑也史記秦始皇帝紀
曰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言垂爲常式也三王世家封

齊策曰惟命不于常褚少孫釋之曰惟命不可爲常

于猶爲也（此爲字讀去聲）孟子萬章篇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于爲也爲助也趙注曰惟念此臣衆女故助我治事是也

于猶如也易繫辭傳曰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是介于石卽介如石也故漢書汲黯傳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史記如作于于與於古字通故兩字皆可訓爲爲亦皆可訓爲如互見於字下

于猶是也詩出車曰玁狁于襄玁狁于夷言玁狁是襄

玁狁是夷也。猶言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夏小正傳曰：越，于也。廣雅曰：越，與也。書大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倣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言子之不孝，與父之不慈，與弟之不恭，兄之不友也。某氏傳曰：於為人父，於為人弟，失之。又曰：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行，道也。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失之。洛誥曰：四方

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當以四方迪亂未定爲何于宗禮亦未克敉爲何公功迪將其後爲何爾雅曰亂治也方言曰迪正也四方迪亂猶言亂正四方見微子篇于越也言四方方正治未定越宗禮亦未克敉也公功迪將其後者上文曰公功棐迪篤下文曰公功肅將祗歡與此並以公功發句此文之相符者也上文公功言棐迪下文公功言肅將此公功言迪將此義之相合者也舊讀失之矣多方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于與也言不能敬與和也上文曰爾惟和哉又曰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穆穆敬也故此言爾不能敬與和則無我怨傳曰不能敬于和道亦失之

經傳釋詞弟一

高郵王引之

爰

爾雅曰爰于也又曰爰於也于與於同義書盤庚曰綏爰有衆是也詩擊鼓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亦爰也互文耳

爾雅曰爰曰也曰與欥同字或作聿說見欥字下聿爰一聲之轉爰有寒泉詩凱風聿有寒泉也爰伐琴瑟定之方中聿伐琴瑟也爰得我所碩鼠聿得我所也爰及矜人鴻鴈聿及矜人也爰有樹檀鶴鳴聿有樹檀也爰其適歸四月聿其適歸

也。蟋蟀曰歲聿其莫。爰方啟行，公劉聿方啟行也。爰衆爰有，聿衆聿有也。聿曰古字通。以上七詩，鄭箋皆用爾雅爰曰也之訓是也。而多釋爲論語子曰之曰，則失其指矣。繇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曰亦爰也，互文耳。又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爰與聿亦互文。

張衡思元賦舊注曰：爰，於是也。詩斯干曰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公劉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爰即于時也，于時即於是也。或訓爲于，或訓爲於，或訓爲曰，或訓爲於是，其義一也。

玉篇曰：爰，爲也。書洪範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

直金日從革土爰稼穡曰與爰皆爲也互文耳史記宋世家作土曰稼穡又見曰字下

爰猶與也家大人曰書顧命曰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爰與也言使仲桓南宮毛與呂伋共迎康王也某氏傳曰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又曰伋爲天子虎賁氏皆未解爰字之義而曲爲之說爰于粤一聲之轉故三字皆可訓爲於亦皆可訓爲與互見于粤二字下

粤 越

爾雅曰粤于也又曰粤於也字亦作越夏小正曰越有

小旻傳曰越于也于猶今人言於是也詩東門之枌曰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越亦于也互文耳爾雅曰粵曰也曰與吹同字亦作聿說見吹字下聿越聲相近書高宗肜日曰越有雊雉言聿有雊雉也夏小正曰越有小旻言聿有小旻也聿亦於是也聿曰古字通故爾雅訓粵爲曰也

越猶惟也書大誥曰越予小子言惟予小子也詩閔予小子曰維予小子又曰越予沖人言惟予沖人也金縢曰惟予沖人弗及知

廣雅曰越與也書大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又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又曰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又曰。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又曰。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是也。周書越字與與字同義者甚多。大誥一篇而外。不能徧引。

越猶及也。書召誥曰。惟四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言自既望及乙未六日也。下文曰。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亦謂自丙午及戊申三日也。後皆放此。

越若。亦及也。召誥曰。越若來三月。來。至也。見爾雅。言及至三月也。越若來三月為句。惟丙午朏為句。某氏讀越若來為句。傳曰。於順來。失之。說見經義述聞。下文曰。若翼日乙卯。又曰。越翼日戊午。是越與若皆及也。若與及本同義。說見若字下。連言之則曰越若矣。漢書律厤志引武

成篇曰、粤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篇同、義與此同、

亦越者、承上起下之詞、書立政曰、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王、是也、

曰

說文云、曰、詞也、廣雅云、曰、言也、此常語也、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荅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若論語陽貨篇云、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孟子告子篇云、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有非問荅而亦加曰字以別之者、語更端也、若禮記檀弓云、公瞿然失席曰、是

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論語憲問篇云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云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孟子公孫丑篇云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是也此述古語既畢而更及今事也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述楚莊王之言畢則云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文義與此同曰猶爲也謂之也若書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之屬是也故桓四年穀梁傳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公羊傳爲作曰

欥音聿 聿 遹 曰

說文曰欥詮詞也字或作聿或作遹或作曰其實一字

也、毛鄭詩考正曰、文選注、江賦、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左傳昭二十六年、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禮記引詩聿追來孝、禮器、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追來孝、竝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欥、詮詞也、從欠從曰、曰亦聲、引詩欥求

厥寧然則欥蓋本文同聲假借用曰聿遹三字引之案
考正說是也班固幽通賦聿中龢爲庶幾兮曹大家注
曰聿惟也漢書敘傳作欥詩中多借用曰字如曰至渭
陽渭陽曰爲改歲曰殺羔羊七月我東曰歸東山曰歸曰歸采薇
其湛曰樂曰既醉止是曰既醉賓之初筵見晛曰消角弓曰嬪
于京大明曰止曰時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
奏予曰有禦侮緜昊天曰明昊天曰旦板曰喪厥國抑
曰求厥章載見皆當讀爲欥聿其莫之聿故曰爲改歲漢
書食貨志引作聿見晛曰消釋文引韓詩作聿荀子非
相篇漢書劉向傳引詩亦作聿曰嬪于京爾雅釋親注

引作聿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楚辭離騷王注引作聿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作聿曰求厥章墨子尚賢篇引作聿而鄭箋於我東曰歸則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案我東曰歸言我自東山而于歸也鄭說失之於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則云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案曰歸曰歸猶言于歸于歸於見晛曰消則云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案見晛曰消韓詩作曣晛聿消云曣晛日出也荀子作宴然聿消聿於也言日出則雪於是消釋也作曰者借字耳於曰止曰時則云曰可止居於是案時亦止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爰曰也上言爰始爰謀下言曰止曰時互文也詳見經義述聞於予曰有疏附四句則云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

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案予者指文王而言猶大明之言維予侯興也言文王能興其衆於是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也於昊天曰明昊天曰旦則云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案昊天曰明昊天曰旦猶言昊天惟明昊天惟旦曰與聿同故曹大家云聿惟也蓋未達假借之義而經文遂詁竊爲病矣

安　案

易同人正義曰安猶何也顏師古注漢書吳王濞傳曰安焉也宣十二年左傳曰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安焉亦何也互文耳

安猶於也、大戴禮用兵篇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安猶於也、何世於起、言起於何世也、此倒何也、安焉聲相近、墨子非命篇曰、何書焉存、文義與此同、魏策曰、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言於死於生於窮於貴也、鮑彪注、問何所安、失之、

安猶於是也、乃也、則也、字或作案、或作焉、其義一也、其作安者、吳語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言王乃寬志以行、疾徐如意也、韋注曰、挺、寬也、惕、疾也、留、徐也、步、行也、又曰、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言王乃厚取名而去之也、老子曰、往而不害、安平太、言往而不害、乃得平泰也、管子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言有三年之

食乃以其餘脩兵革也、尹知章以安字絕句、注曰有三年食、然後可安、失之、此家大人說、下同、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尹注訓安為靜、失之、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與徭同、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又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楂梨、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為文、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又有則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又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彊也、言羣木於是彊盛也、尹注以安為和易、失之、又曰、羣藥安生、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木安逐、鳥獸安施、墨子尚賢篇曰、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安猶乃也、言如

此乃得生生也。非樂篇曰、然即（即、與則同。墨子則字多作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言衣食之財、將於是可得而具也。荀子勸學篇曰、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志即識字也。識志二字當衍其一。）順詩書而已耳、安猶則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則但學雜識順詩書而已也。（楊倞注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仲尼篇曰、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言暴國於是自化

也又曰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無誅矣言至於成王則於是無誅也今本安下有以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大略篇曰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是其證王霸篇曰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辟左右親比已者之用言於是唯便辟左右是用也又曰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言於是不卹親疏貴賤而但求能者也正論篇曰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能猶乃也安焉聲相近能乃聲相近安能即楚詞之焉乃也互見焉字能字下言海內莫不服從而暴國獨侈然自大於是乃誅之也又曰於是焉桀紂群居而盜賊擊奪以危

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安亦於是也互文耳呂氏春秋執一篇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言有是臣則主爲之重無是臣則主爲之輕也魏策曰犀首得見齊王因久坐句安從容談言犀首見齊王而久坐於是從容與王談也其作案者逸周書武寤篇曰約期于牧案用師旅言約期於牧野於是用師旅也荀子榮辱篇曰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言於是制禮義也王制篇曰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言於是自進也臣道篇曰是案曰是非案曰非言是則曰是非則曰

非也。正論篇曰、今子宋子案不然、言今子宋子則不然也。荀子中用案字者甚多、今不具載。趙策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言秦禍於是移於梁也。又曰、秦撥攻魏、言秦於是攻魏也。按與案同、下文君撥救魏、秦撥爲義、義竝與此同、今本作秦按兵攻魏、兵字乃後人所加、辯見讀書雜志。其作焉者、見焉字下。

安、焉也、然也。荀子榮辱篇曰、俄則屈安窮矣、言屈焉窮也、屈焉窮貌也。楊注曰、安語助、猶言屈然窮矣。

焉 顏氏家訓音辭篇曰、諸字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案禮記

三年問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荀子禮論篇焉作安安於一聲之轉則助詞之焉亦可讀於愆反不必訓何訓安而後讀於愆反也或讀矣愆反者方俗語有輕重而義則無分也今仍從古讀

玉篇曰焉語已之詞也常語也

廣雅曰焉安也論語子路篇皇侃疏曰焉猶何也亦常語

焉狀事之詞也與然同義若詩小弁曰惄焉如擣書秦誓曰其心休休焉之類是也亦常語

焉比事之詞也亦與然同義若大學引秦誓曰其如有容焉之類是也亦常語

焉猶乎也詩杕杜曰嗟行之人胡不比焉儀禮喪服傳
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曰予何觀焉隱元年
左傳曰君何患焉周語曰先王豈有賴焉莊三十二年
公羊傳曰君何憂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焉是也又
昭三十二年左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莊子秋水篇於
是焉河伯欣然自喜焉字亦與乎同義

焉猶也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民之服焉不亦宜乎莊
元年公羊傳曰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
搚幹而殺之定四年曰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是也禮記
檀弓曰子夏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曰先王制

禮不敢不至焉焉猶也耳

焉猶於也哀十七年左傳曰裔焉大國句滅之將亡裔邉也焉於也言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亡也此顧氏寧人說杜注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無庸置辯宣六年公羊傳曰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焉門者入其閨則無人焉閨者何注曰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守視者也下文上其堂則無人焉注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堂者今本正文作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閨焉者注中焉堂者亦作堂焉者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乙之此段氏若膺說孟子盡心篇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言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

焉猶是也玉篇曰焉是也詩防有鵲巢曰誰侜予美心

焉切切、言心是切切也、巧言曰、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言心是數之也、隱六年左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語作晉鄭是依、襄三十年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言必大是先也、昭九年曰、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言郊甸之地、戎是取之也、正義曰、焉猶何也、若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也、失之、吳語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言孩童是比謀也、

焉、猶於是也、乃也、則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於是盈容也、於是、猶乃也、則也、禮記月令曰、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句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

廟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今本焉字在乃告舟備具于天子下唐石經同家大人曰焉字本在始乘舟之上呂氏春秋季春篇作乃告舟備具于天子天子焉始乘舟高注曰焉猶於也自冬至此於是始乘舟淮南時則篇及高注並同宋書禮志引蔡氏章句曰陽氣和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焉因聲相近因是二字正釋焉字也後之校月令者不知焉訓為於遂移焉字於上句之末校呂氏春秋者又依誤本月令於上句末增入焉字唯下句焉字未刪則以高注訓焉為於故也淮南作乃告具於天子無焉字月令之文亦無以焉字絕句者晉語曰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句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言於是始為令也墨子魯問篇曰公輸子自魯南游楚句焉始為舟戰之器言於是始為舟戰之器也山海經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

勇始得歌九招[今本始字在得字下亦後人不曉文義而妄乙之]言於是始得歌九招也此皆古人以勇始二字連文之證又祭法曰壇有禱[句]勇祭之無禱乃止言有禱則祭之也[家大人曰勇字下屬爲句勇祭之與乃止相對爲文]三年問曰故先王勇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勇作安勇安古字通亦通作案說見安字下]又曰勇使倍之故再期也言於是使倍之也[鄭注曰勇猶然也然者乃也義亦與於是同荀子作案使倍之]鄉飲酒義曰勇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又曰勇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又曰勇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皆言於是知其能如此也[三勇字屬下讀不屬上讀上文衆賓自入及不酢而降句末皆無勇字是其證正義以勇字上屬失之此劉氏端臨說]大

戴禮王言篇曰、七教脩、句勇可以守、三至行、句勇可以征、言乃可以守、乃可以征也、家語作然後可以守、然後可以征、曾子制言篇曰、有知、句勇謂之友、無知、句勇謂之主、言有知則謂之友、無知則謂之主也、齊語曰、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句勇以爲軍令、軍令、軍長也、言於是以爲軍長也、家大人曰、勇字屬下讀、不屬上讀、上文里有司下無勇字、是其證、韋注、良人鄉大夫也、本在良人下、今本移置於勇字下、非、吳語、王孫雒曰、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句勇可以濟事、言必無有二命、乃可以濟事也、山海經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

是取棄也。老子十七章、二十三章並云：「信不足(句)焉有不信。」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今本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下焉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辨見讀書雜志。)管子幼官篇曰：「勝無非義者(句)焉可以爲大勝。」言勝無非義者，乃可以爲大勝也。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乃不窮也。墨子親士篇曰：「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有誤)者詻詻(句)焉可以長生保國。」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兼愛篇曰：「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眾，以鄉有夏之境。」言湯

旣受天命乃敢伐夏也又曰王旣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句曷襲湯之緒言武王乃襲湯之緒也列子天瑞篇曰其在死亾也則之於息句曷反其極矣言旣往於息乃反其極也莊子則陽篇曰君爲政句曷勿鹵莽治民句曷勿滅裂言爲政則勿鹵莽治民則勿滅裂也荀子非相篇曰面長三尺句曷廣三寸言面長三尺乃其廣僅三寸也議兵篇曰若赴水火入曷焦沒耳言入乃焦沒也又曰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曷止矣言見害傷乃止也又曰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句曷慮

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險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言無禮義忠信以接下乃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也楊倞注曰旁慮無慮猶言大凡也案旁猶乃也慮率皆謂大凡也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下自爲者顏師古注慮大計也楚辭離騷曰馳椒邱且焉止息言且於是止息也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義並與於是同又離騷曰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九辯曰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義並與乃同又招魂曰巫陽焉乃下招曰言巫陽於是下招也家大人曰招魂曰巫陽對曰掌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王注曰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下文巫陽焉乃下招曰注曰巫陽受天帝之

命因下招屈原之魂據此則不能復用爲句巫陽焉乃下招曰爲句明矣焉乃者語詞猶言巫陽於是下招耳王注曰因下招屈原之魂因字正釋焉乃二字今本皆以不能復用巫陽焉爲句非也不能復用者謂不用上筮非謂不用巫陽且用字古讀若庸與從字爲韻若以不用巫陽連讀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遠遊篇曰焉乃逝以俳佪列子周穆王篇曰焉迺觀日之所入此皆古人以焉乃二字連文之證又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曰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曰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荀子禮論篇三

者偏亾何焉無安人史記禮書焉作則老子第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淮南道應篇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亦同義、後人讀周秦之書、但知焉爲絕句之詞、而不知其更有他義、於是或破其句、或倒其文、而禮記國語公羊老子楚辭山海經諸書、皆不可讀矣

焉爾猶於是也、隱二年公羊傳曰託始焉爾、何注曰焉爾、猶於是也、

爲

爲曰也、桓四年穀梁傳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公羊傳爲作曰是也、

爲猶以也詩十月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隱元年公羊傳曰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四年穀梁傳曰何爲貶之也論語先進篇曰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高誘注呂氏春秋期賢篇曰於猶在也言由之瑟何以在我之門也胡爲猶何爲也奚爲皆言何以也隱三年公羊傳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而納國乎君者僖十年穀梁傳曰里克所爲弑者趙策曰所爲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故史記楚世家曰秦之所爲重王者魯仲連傳曰秦所爲急圍趙者秦策趙策並作所以

爲猶用也桓六年左傳曰在我而已大國何爲言大國何用也吳語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

無爲貴智矣、言無用貴智也、成七年穀梁傳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言無用雩也、

爲猶將也、孟子梁惠王篇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是也、史記盧綰傳曰、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衛將軍驃騎傳曰、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

家大人曰、爲、猶如也、假設之詞也、晉語、叔向曰、荊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爲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

叛之、為猶如也、言如此行也而荊取我則諸侯必叛之也今本無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之據宋明道本補管子戒篇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奴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為猶如也臣管子自謂也言如臣奴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尹知章注曰二國豈為齊臣而奴乎非是、列子說符篇曰孫叔敖戒其子曰為我奴、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呂氏春秋異寶篇同呂氏春秋長見篇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魏策同韓子內儲說篇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見王必掩口、楚策同顯學篇曰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秦策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

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又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上爲字、如也、又曰、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趙策曰、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韓策曰、韓爲不能聽我、鮑本如此、姚本作縱韓爲不能聽我、非是、辯見讀書雜志、韓之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又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史記宋世家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治、不如去、凡言爲者、皆如也、

爲猶使也亦假設之詞也孟子離婁篇曰苟爲不畜終身不得又曰苟爲無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告子篇曰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莊子人閒世篇曰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皆言苟使也

家大人曰爲猶於也莊二十二年左傳曰並于正卿釋文曰于本或作爲于於古字通西周策曰君不如令弊邑陰合爲秦鮑本如是姚本爲字依史記作於史記孟嘗君傳爲作於晉語曰稱爲前世韋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是爲卽於也又僖二十年穀梁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近於禰宮也晏子雜篇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言

於其來也、秦策曰、朝爲天下、鮑本朝上增一字非見、辯見讀書雜志、言朝於天子也、竹書紀年曰、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言降於秦師也、

爲猶則也、莊子寓言篇曰、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爲亦則也、

家大人曰、爲猶與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爲

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言安足與謀也、

家大人曰、爲猶有也、孟子滕文公篇曰、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注曰、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也、又曰、夷子憮然爲閒、注曰、爲閒有頃之閒也、盡心篇曰、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注曰、爲閒有閒也、晏子外篇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閒矣、爲閒亦有閒也、故莊子大宗師篇曰、莫然有閒、釋文曰、本亦作爲閒、

又傳三十三年左傳曰、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何施之有也、漢書張湯傳曰、何厚葬爲、漢紀作何厚葬之有、成二年傳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奸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奸又益其後、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言何臣之有也、杜注曰、若言何用爲臣、失之、十二年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禍之爲、言何禍之有也、桓六年左傳曰、其何禍之有、昭元年傳曰、諸侯之會衞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衞之爲、言何衞之有也、十三年傳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言何國之有也、又曰、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言何免之有也、周語曰、余敢以私勞

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言何政令之有也韋注曰何以復臨百姓而爲政令乎失之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言何善之有也韋注言不能使義失之又曰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言何良之有也楚語曰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言胡美之有也又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言何讎之有也又曰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爲宋明道本作何寶之焉焉乃爲字之誤上篇胡美之爲宋本爲誤作焉即其證今本作何寶焉删去之字尤非言何寶之有也孟子滕文公篇曰夫夷子

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言有若親其鄰之赤子也盡心篇曰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言使彼有可幾及也

家大人曰爲猶謂也宣二年穀梁傳曰趙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言孰謂盾忍弑其君者也公羊傳曰趙盾曰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范注訓爲爲作失之辯見經義述聞孟子公孫丑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曰爲是其智弗若與爲與謂同義趙注曰爲是謂其智不如也分爲與謂爲二失之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又曰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爲其不成享也言書之所言謂其不成享也禮記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爲下當有之字寫者脫去耳淮南詮言篇曰動而爲之生欲而謂之窮說苑臣術篇曰從命利君爲之順從命病君爲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爲之謂之互用是其例也孔穎達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是

爲猶謂也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謂安讓王篇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之爲猶之謂也故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慎人篇作何窮之謂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曰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曰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

謂作爲墨子公輸篇曰宋所爲無雉兎鮒魚者也宋策

爲作謂

爲語助也禮記曾子問篇正義引一解曰爲是助語大戴禮記五帝德篇曰夫黃帝尙矣女何以爲句先生難言之女何以爲絕句以用也爲語助也言黃帝之事遠矣汝何用問也先生難言之自爲一句史記五帝紀贊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義本於此也王肅作家語乃用其文而改之曰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又四代篇及論語子張篇竝曰無以爲也以用也爲語助大戴禮記曰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爲也難行言無用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言無用毀也皇侃論語疏曰使無以爲訾毀邢昺正義曰無用爲此毀訾皆誤解爲矣襄十七年左傳曰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二十二年傳曰雨行何

以聖爲昭二十八年傳曰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以用也言女何用是物哉爲語助晉語曰將何治爲楚語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定十年穀梁傳曰何爲來爲下爲字語助論語顏淵篇曰何以文爲皇侃疏曰何必用於文華乎是爲爲語助也邢昺正義曰何用文章乃爲君子非是子路篇曰雖多亦奚以爲以用也爲語助言誦詩雖多亦何用也皇侃疏曰亦何所爲用哉失之季氏篇曰何以伐爲以用也言何用伐也孟子滕文公篇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萬章篇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莊子逍遙遊篇曰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以用也之是也言何用是九萬里也又曰予無所用天下爲楚詞漁父篇曰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荀子議兵篇

曰然則又何以兵爲呂氏春秋異寶篇曰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韓子說林篇曰奚以薛爲趙策曰君何以兆言告韓魏之君爲皆是也

謂

家大人曰謂猶爲也此爲字讀平聲易小過上六曰是謂災眚詩賓之初筵曰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是謂猶是爲也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作是爲是其證也又僖五年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言一之爲甚也昭元年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此之爲多也十年曰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二十一

年曰、登之謂甚、吾又重之、周語曰、守府之謂多、胡可與也、晉語曰、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義並同也、又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元本如是、明本皆改謂作爲、失之、）韓詩外傳曰、何謂而泣也、淮南人閒篇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吳語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並與何爲同義、楚策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與以爲同義、故說苑君道篇則何爲不具官乎、晏子春秋問篇爲作謂、呂氏春秋精諭篇胡爲不可、淮南道應篇爲作謂、漢書英布傳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史記爲作謂、爲謂一聲之轉、故爲可訓謂、謂亦可訓爲、互見爲字下、

家大人曰、謂猶爲也、此爲字讀去聲、史記魯仲連傳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所謂所爲也、鹽鐵論憂邊篇曰、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謂之、爲之也、故呂氏春秋恃君篇、凡吾所爲爲此者、趙策所爲作所謂、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漢書爲作謂、周本紀請爲王聽東方之變、東周策爲作謂、大戴禮朝事篇曰、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脩、高安朱氏本改兩謂字作爲、失之、天子之命爲之益行、謂亦爲也、互文耳、

家大人曰、謂猶與也、史記鄭世家曰、晉欲得叔詹爲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言不敢與叔詹言之也、漢書

高祖紀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史記與作謂與謂亦一聲之轉故與可訓謂謂亦可訓與互見與字下

家大人曰謂猶如也奈也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高注曰謂猶奈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注曰謂何當如之何也如之何卽奈之何也詩行露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謂猶奈也言豈不欲夙夜而行奈道中多露何哉謂何而但曰謂猶奈何而但曰奈也淮南兵略篇曰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楊雄廷尉箴曰惟虐惟殺人莫予奈奈卽奈何也正義以以爲二字代謂字未合語意北門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言奈之何也箋曰謂勤也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失之節南山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言師尹爲

政不平。其柰之何也。箋曰。謂何。猶云何也。正義曰。汝居位爲政不平。欲云何乎。未合語意。僖二十八年左傳曰。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柰諸侯何也。成十六年曰。若諸侯何。若。亦柰也。成二年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將柰君何也。僖十五年曰。將若君何。十七年曰。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言其柰君何也。魏策曰。殺之亡之。無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若。亦柰也。言無柰天下何。無柰羣臣何也。史記孝文紀曰。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言柰天下何也。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失之。謂與如若柰並同義。史記禮書曰。孝文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謂何。如何也。言禮貌不足恃。但問躬化如何耳。

儒林傳曰。爲治者不至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經傳釋詞弟二